

# 象思维在肝藏象理论形成中的应用\*

白晓晖, 陈家旭\*\*, 李晓娟, 刘玥芸, 刘 群, 赵 歆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象思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主要思维方式,包括象和思维两个部分。在中医藏象理论形成中,象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一直贯穿其中,并对藏象理论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以五脏中肝脏为例,肝藏象的形成即通过对肝脏直观的形态和结构物象的描述,在此基础上进行抽象的思维提取和总结规律的过程。本文以肝藏象理论的形成为例浅议象思维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应用。

**关键词:**肝藏象 象思维 物象思维 具象思维 意象思维

doi: 10.11842/wst.2014.09.036 中图分类号:R223.1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是一个常见的概念,“思维”是人们有意识的把物象转化为意象思维的操作过程。象思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认识世界的重要思维模式。古代对“象”的描述,本意是指大象这种动物。“象”字在《说文解字》的解释为:“象,长鼻牙,南越大兽。”在《周易·系辞》曰:“见乃谓之象”;“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描写出了从直观的物象到抽象的逻辑之象的过程。可见象思维在《周易》书中已经有了发展的雏形。

“藏象”的概念首载于《素问·六节藏象论》,是指藏于体内的内脏及其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及与外在自然环境事物与现象类比所获得的比象。在藏象理论形成中,象思维的运用不仅提出了以象测脏的方法,使五脏分类更加系统化,更是加大了五脏形态至功能的深化<sup>[1]</sup>。王永炎等<sup>[2]</sup>提出象思维的形成过程可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物象思维、具象思维和意象思维。下面以象思维的3个阶段来探讨肝藏象理论的形成过程。

## 1 肝藏象中的物象思维

《灵枢·经水》载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以上解剖而视之即通过解剖可以直接观察到脏腑的形态大小与结构,是认识的物象阶段。《素问·五脏生成论》有“生于肝,如以缟裹紺”,《难经·四十二难》中有“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主藏魂”。这些数字较精确的描述了肝脏的颜色及重量。《难经·三十三难》载:“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故令肝得水而沉也”来判断肝脏实质的密度。在之后的《医宗必读》中有“肝之为脏,……,其脏在右肋右肾之前,并胃贯脊之第九椎”。说明已经准确认识到了肝脏的具体位置。赵献可在《医贯·形景图说》中的记载比较全面:“肝色紫赤,有二布叶一小叶,重二斤四两,其脏在右肋右肾之前,并胃,著脊之第九椎,在膈膜下。肝短叶中附胆。其系上络于心络。”以上都是古人在对肝藏象形成过程中直观的认识和逐步的完善。

收稿日期: 2014-03-25

修回日期: 2014-09-18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072756):肝郁脾虚证模型评价量表的建立及海马基因表达谱的研究,负责人:陈家旭;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2011CXTD-07):中医证候生物学基础研究团队,负责人:陈家旭。

\*\* 通讯作者:陈家旭,本刊编委,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证候生物学基础及证候规范化。

## 2 肝藏象中的具象思维

具象思维是以物象为基础的思维活动,是个体对其意识中的物象资料进行有目的加工的操作活动<sup>[3]</sup>。由此看来,在肝藏象的形成过程中,其具象思维阶段就是通过收集与肝脏相关的物象资料进行思维整合,并且总结出一定的规律特点的过程。有学者提出直感性是具象思维的特点,即与思维对象直接联系,并认为具象思维是中医学基本思维形式<sup>[4]</sup>。在古代除了用有限的解剖知识来认识肝脏外,《内经》中对于肝脏的描写大都是从察色切脉开始的。如《灵枢·五色》中“以五色命脏,青为肝”,正常的生理肝脉应是“春脉者肝也,……,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这些描写说明了古代人们对肝脏的进一步认识。下面我们从具象思维的角度来探讨肝脏的两个主要的生理功能:主疏泄和主藏血。

### 2.1 肝主疏泄

《内经》中有“肝象木而曲直”之说,即用五行中属木来描述肝脏的冲和调达、伸展舒畅的特性。简言之是用木的“曲直”来说明肝的主升主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有肝通与春气之说,是因为春天阳气始发,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内藏生升之气。《素问·刺禁论》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这里的“肝生于左”指的不是肝脏位置,而是肝气的升动作用。如《素问·阴阳离合论》中所说“圣人南面而立”。按照这个方位来看的话,身体的左侧为东方。东方为太阳之阳气升发的地方。此处也与肝气通于春气相对应。《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把肝形容为将军,我们都知道,将军一词指的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有决断、强硬、阳刚之气的意思。在人体内,肝气的主升动的运动及像木的曲直、条达使肝脏具备了主疏泄的功能。但是肝气升发太过则有“血之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直接描述了肝失疏泄的病理状态,也说明了肝主疏泄的重要性。

### 2.2 肝主藏血

《素问·五脏生成论》中有“人卧血归于肝”之说,王冰对此注解为: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当人在安静或休息的时候,机体外周对血液的需求量相对减少,因此部分血液归于肝,有贮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作用。《灵枢·本神》中有“肝藏血,……,血舍魂”,《说文解字》

有云:“魂,阳气也”。说明有形的血液为“魂”的活动提供物质基础,也进一步佐证了肝为阳脏。《素问·腹中论》曰:“病名血枯,气竭伤肝,故月事衰少不来也”。女子以血为本,肝血不足也是月经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肝的生理特性为阳脏,主升主动。但有主藏血,血属阴,故有“肝体阴而用阳”之说。肝脏兼顾疏泄和藏血,且肝气的正常调达升发促进了血液的运行,协调气血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经文的描述,我们较直接的获得信息,对这些物象资料进行思维加工之后,获得肝脏的生理特征,从而完成了肝藏象具象思维的过程。

## 3 肝藏象中的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是通过对“象”的直观和类比,并运用心智的体悟把握被研究对象的一种思维活动<sup>[5]</sup>。除了物象外,还包括经过心智的体悟所得到的隐藏的卦象和图象。《周易·系辞》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指的就是通过比类取象的方法,可以把不同物种但是有相似或相近的属性、规律的的对象联系进行类比归于一个系统。无论距离的远近,也超乎物种的界限。只要能找出存在于其中相似的“象”就能作为一整个体系来进行研究。

韩非子《解老》言:“人稀见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说明人们通过推想或者是联想,能够推测出隐藏于内的比象。中医藏象学就是以象为工具,应用五行学说将自然界的变化与五脏为中心的人体脏腑的表现相联系,推演出五脏与自然界万物的通应之象。故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以上内容直接的说明了肝脏中形、窍、志、液、时等的关系,构成了肝藏象基本的理论体系。在此以“在志为怒”为例来说明。

肝脏为阳脏,主升主动是其的生理特性。肝气上升、疏通才能正常的发挥调节气机的作用。上文中提到肝为将军之官,人们对将军的想象大都是专

断、决断的武夫形象,稍有不慎便会大怒来斥责下属。在肝气疏泄过程中,大怒使得阳气上升加快,继而带动肝中所藏之血在体内运行加快,故有“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由于肝脏的生理特性,肝气的升发太过是导致其发生病理变化重要的一个方面。

#### 4 肝藏象的整体之意象

《系辞》所言:“见乃谓之象”,又言:“兆见曰象”。直接说明例如象有流动、转化的特性。既然象是运动着的而不是静止的,就说明象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一定的运动性,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象思维也是一样。有学者就提出象思维应该借助象的流动和转化回归到“本原之象”或者是“整体之象”<sup>[6]</sup>。在肝藏象的形成的意象阶段,从各个方面补充了与人体形窍和自然界之间的联系,并同这些联系形成了一个肝藏象的小整体,自始而终的贯彻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在五脏藏象形成的过程中,每一个藏象的形成都不是单个轮流形成的,是人们在脏腑解剖直观认识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生活医疗实践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相互影响,以完善藏象之间的联系。比如说肝脏在生理解剖位置上与胆和脾胃较为相近,在脾胃气机升降促进消化方面,肝脏的疏泄气机的功能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若肝气的疏泄功能异常,也会影响胆汁的分泌异常,出现口苦、厌食、黄疸、腹胀痛等症状。因此在临床上常出现肝胃不和、肝脾不调等消化问题。在调节情志方面,与心主神志相辅相成。因为肝脏有调畅气机、情志的作用。在现代中医基础研究中,对肝藏象的本质研究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如发现不良的情绪的刺激能引起大脑神经功能的改变而引起疾病的发生,肝藏象理论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密切相关,是连接肝脏与其他脏腑的重要的中间环节<sup>[7]</sup>。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只有从整体之意象的观点出发,才能较完整的阐述肝藏象理论。

#### 5 结语

综上所述,象思维指导肝藏象理论的形成主要

经过了3个重要的阶段。在此过程中,肝藏象理论日趋完善,反过来更好的指导中医临床。而用流动和转化的象思维对肝藏象整体的研究,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基础上拓宽了肝藏象的研究内容,加大了与其他藏象之间的联系。

象思维不仅在肝藏象形成过程中始终贯穿其中,在现代医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中也是一种重要的思维过程。除了其应用在文献方面进行纵向的研究,在临床方面应用的过程中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遵循了象思维活动不断变化前进、流动的特点。如肝藏象病证结合的研究、证候本质的研究。在动物实验方面,研究结果也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方面来解释肝藏象,在宏观方面研究已发现有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在微观方面则为配体-受体-细胞信号传导系统<sup>[8,9]</sup>,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分析肝藏象系统在基因学中的表达。这些毫无疑问都体现了象思维的特性,现代研究也逐渐证明了多种病症的发生于肝脏有关,提出了肝脏在疾病发生发展和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有学者就提出了“肝藏象肝脏中心说”<sup>[10]</sup>,也说明了研究肝藏象肝脏本质的必要性。而利用象思维揭开肝藏象的“本原之象”或“整体之象”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斋藤宗则.象思维对《内经》藏象形成之影响.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15-18.
- 2 王永炎,张启明.象思维与中医辨证的相关性.自然杂志,2011,33(3):133-136.
- 3 刘天君.禅定中的思维操作.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6.
- 4 刘天君.具象思维是中医学基本的思维形式.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5,1(1):33-34.
- 5 黄自元.《内经》意象思维探析.上海中医药杂志,1995,29(10):10-13.
- 6 王树人,喻柏林.论象与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1998(4):38-47.
- 7 陈家旭,杨维益.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研究概况及其与中医肝脏关系的探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18(4):7-11.
- 8 王琦.中医藏象学(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207-221.
- 9 郑敏麟.论中医“肝”藏象的宏观和微观实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6(5):305-307.
- 10 李瀚旻.肝藏象肝脏中心说.世界中医药,2011,6(1):11-15.

## Application of *Xiang*-thinking in Formation of Liver Manifestation Theory

Bai Xiaohui, Chen Jiaxu, Li Xiaojuan, Liu Yueyun, Liu Qun, Zhao Xin

(School of Preclinical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Xiang*-thinking is the main way of thinking in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included *Xiang* and thinking. In viscera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ormation, *Xiang*-thinking has run through and played a role in pushing forward on the formation of manifestation theories. Among five internal organs, take liver as an example. The formation of the liver manifestation i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iver and intuitive form and structure of the object, which were on the basis of the extract of abstract thinking, and the summarization on rules of the process. In this paper, the formation of liver manifestation theory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Xiang*-thinking in formation of liver manifestation theory.

**Keywords:** Liver manifestation, *Xiang*-thinking, images thinking, objective thinking, imagery thinking

(责任编辑:李沙沙 张志华,责任译审:王 晶)